雙桂堂稿

雙桂堂稿卷八

臨川紀大奎

雜錄二

周易附義

易中元亨利貞後儒頗譏朱子釋元爲大之非謂大哉乾元不可謂大哉乾大不知朱子大亨實本彖傳彖傳自乾坤外惟大有蠱鼎仍用經文元亨字其餘皆用大亨字屯隨臨无妄升革是也易義廣大活潑四德象占不妨並著其義

蒙卦本義山下有險蒙之地也言道路不明無所適從也

內險外止蒙之意也言趨向無定不知所之也

比上六比之无首陰以陽爲首臣以君爲元首上六後夫自外於一統後雖欲求比於人而無所適從矣是比之无首也孤立於外何所恃以有終哉終亦必亡而已矣

小畜六四有孚血去惕出蓋能積誠意以事九五則衆陽皆信其有愛君之心而危懼免矣不然衆正滿朝以一陰居其間何以自容乎

臨上六志在內謂二陽也四五與二陽應上六因六五之知臨而敦之使之久而不疑則大君之明愈遠矣因六四之至臨而敦之使之久而不貳則大臣之誠愈篤矣由是

如臨之吉者愈吉至臨之无咎者愈无咎故曰敦臨吉无咎勵其君勉其臣上六之敦臨有虞廷交贊之道焉

或問觀卦何以不言陰消陽曰自姤至剝惟觀體有艮陽卦之象重陽止於上故聖人特取大觀在上以伸扶陽之義然於二陽爻一曰君子无咎再曰君子无咎深爲君子危之之詞也蓋自否至觀君子道消之時能御衆陰則爲下觀之化不能御之則有剝廬之咎矣故九五觀我生憂勤惕厲不敢康寧上九與五同體五自視曰我生上九視之曰其生惟恐五之所以觀示衆陰者或失其道而觀其生以時相警戒如此而後君子之道正而無小人道長

之咎也夫子曰觀我生觀民也九五切近衆陰陰能載陽亦能剥陽顧畏民碞卽所以觀我生也又曰志未平也言其交相危也危者使平有未平之志而後可以平也觀上二陽與臨下二陽皆同體之義故爻詞各相類志未平與志行正相似未順命與觀民相似天命繫乎民心臨二觀五甫接於陰惟恐民之尚未能順命也一以中正之道通之一以憂勤之心維之感之以誠觀之以神聖人之重有望於陽加此若夫姤初之繫遯二之執以止其消陽之勢覩四之賓剥五之寵以勸其事陽之心聖人兢兢於陰陽之際其意遠矣

遯之乾體曰君子吉小人否否曰君子道消觀曰君子无咎剝曰君子得輿易爲君子謀也

賁體似泰本小往大來之象柔來文剛則大來者固亨剛上文柔則小往者亦利以禮教言之則經禮三百五常五倫九經九功道之達於天下古今而共由者亨之極致也曲禮三千動容周旋中規中矩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者利有攸往之極致也禮之大者剛以立其體而文之以柔此主忠信而行之以恕者禮之小者柔以和其衷而文之以剛此無適莫而義之與比者噬嗑主刑賁主禮賁之无敢折獄不欲齊之以刑也觀人文明庶政道之以德齊之

以禮此賁所以亨利天下之權也不得已而用獄自有其主之者噬嗑是也

或問賁六四當位何以疑也曰六四處華靡之時獨以柔居柔守其皤如潔白之志惟恐皦皦易汚故見人輒疑之然初九之白馬翰如而來者其行與巳同潔非來汚我者也與之相應同德砥礪終无汚染之尤此可以爲砥柱狂瀾之助矣見信所當信不必疑也必絕人以爲潔則僅可以自守而不足以挽世其道亦隘矣或以白馬指白賁之上九蓋分剛上而來文柔者或指九三爲內坎之主二義俱可通

或問无妄初九无妄往吉而彖傳无妄之往天命不祐何也曰无妄往吉往而无妄者也以无妄爲主者也无妄之往則於无妄之中而忽有所往者也失其无妄之主者也天下何思何慮所謂无妄也於何思何慮之中忽有憧憧往來之思慮所謂无妄之往也无妄之往猶言无妄之妄無事之事云耳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是也此何連匪正有眚在內蓋元亨者誠之動此遠而莫禦者也利貞者誠之靜此靜而正者也靜失其正則憧憧之眚萌於內於是乎有所往矣此非誠之動而往而心有所着而往故不貞則无以爲元亨也失其天命之性而天命何以祐之哉

此所以不利也

人心之妄常生於利害之私故於二三兩陰爻深著无妄之意則利有攸往者不計利也无妄之災不計害也行人之得邑人之災一以見意外之故非人所能料之意一以見坦然无愧之意所謂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也利害兩忘動靜皆天初九合此爲震之善於動无妄往吉得象辭之元亨也九四合此爲艮之善於靜可貞无咎得象辭之利貞也妄又生於非所疑而疑非所信而信九五之勿藥有喜言不可輕於疑也輕於疑則有紛更之擾矣上九之行有眚言不可果於信也果於信則有偏執之患矣世固

有自以其心无妄而必信必果流毒政事者此窮之災災由自取非无妄之災也窮之災與无妄之災相反勿藥之喜與不耕穫不菑畬之利相似

或謂大畜乾爲天德止於天德故曰利貞由是天德在人則有畜賢之美天德在巳則有濟時之勲彖傳不家食吉養賢也似與剛上而尚賢句應利涉大川應乎天也似與能止健句應止如止至善之止夫乾天下之至健也惟靜而止乎天德故動而應乎天道也賢亦指下乾體三陽而言上九與之合德故能尚之而有天衢之慶也此並可叅一說

恒九四以乾之上陽當震之動體於心爲善馳乾上於天象爲高遠馳心於浩渺之際此後世所謂虛無之學也人心萬物皆備衆善具足不求之於義理當然之實而求於虛无之莫捕猶田於无禽之地何益之有故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君子思不出其位无益之思非其位矣久溺於此亦何爲乎九四以乾之上動於震而過高初六以坤之下入於巽而過深上六則以坤之上而動極於震九三雖乾之中而處過剛不中之位故不恒其德六五以坤之中而處柔中之位故恒其德而又病於柔皆非中庸之道惟九二以乾體之初陽而居內體之中故能久於中道庸言

之信庸行之謹而人心之悔皆亡矣故惟中庸之道爲可久也

遯亨遯而亨也何以遯而亨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九五剛當其位能使陰與之應消其浸長之勢而生其退避之心故曰嘉遯貞吉蓋以禮待陰則御之有道以正自處則臨之有本此得遯之時義者也天下無不可爲之時君子有與時行之之道綱紀立等威明皇極建五事修天下之亂萌惟禮可以已之也亨者嘉之會貞者事之幹九五以乾道正其志故六二亦固執其中順之志以承之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與否二之包承若相似而實不同矣

九三失乾之道者也不能以禮自處而係戀於女子小人之私故曰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言二陰止可供使令之役而不可與之共國家之事三之係之能無厲乎陰陽之際可以觀矣

陽雖當大壯之時不可有恃壯之心初之征凶恃壯也二之貞吉不恃壯也九三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不自知其壯則無用壯之失君子所以守正而愈盛則愈危也恃壯決險險反與之爲敵自取困矣九四貞吉悔亡不恃壯以決險則險亦不與之爲敵故六五決藩以縱之使得進也若六五知羊之不可止啇而自決其藩以縱之雖不能遂

其羝羊之志而亦無受觸之悔上六則設藩以止三而反
致其觸彼此俱困至是欲退之而不能又終不遂其止之
之志則藩亦何所利哉然上之設藩三之用壯致之也五
之決藩四之不用壯致之也初之壯趾與三之用壯一類
者也二之貞吉與四之貞吉悔亡一類者也故曰大壯利
貞愼其所以用之而已矣

卦位以五爲君而明夷以上六當君位者上當地面故也
六五地中最幽隱之處故象箕子之幽囚四當地之下面
雖皆同體而最遠於上故微子之行遯似之六五上體之
內親臣也六二下體之內遠臣也象曰文王以之箕子以

之二五是也順以則者文王之至德也拯馬壯勤王室也
雖喪而不忘服事之心文王之恭順以立臣則也
睽初之自復與小畜復自道相似自復於下而勿往逐於
上此善於處喪者所謂喪不如速貧之爲愈也九四睽孤
居坎體之中乖戾自用初之所謂惡人也教之以遇元夫
交孚爲无咎以初九元善之德化之則惡人亦轉而爲善
此見無不可化之人然四不能悔惡從善以孚之則初亦
不過姑見之而已不能爲之用也故見惡人者善其所以
處睽之道也其自復如故以遇元夫者思其所以濟睽之
道也非交孚不可也睽本多悔之時惟初守正於下諸悔

皆亡

損卦如本義損下之說則有孚元吉者本之以誠濟之以仁至誠惻怛斟酌盡善必使其心可告無罪於斯民其事可以貞之於百世行之於天下而後可也取於下者如此則必務為節省不得已而用之曷之用二簋有鄭重與難之意彖傳其道上行或即指此意言在上者亦必自行損抑之道也貪吏多取於民又務為奢侈以恣其欲既不知可貞无咎之道又不思二簋用享之意朘民以自便其罪大矣

損初九酌損之損六四之疾也斟酌時勢以損之者益之

故四亦曰損其疾損其政事之足以病民病國者聲色玩好之足以荒廢政治者便佞諂柔之足以蠱惑心志者故曰使遄有喜見弊宜速改必急於求初使其遄來治之而有喜也正與遄往之義相應四有使遄之志故初象曰尚合志也　上九之剛自兌三而往即損下益上之正象益上者益六五也故六五曰或益之上九弗損益之終六五之義也无咎貞吉利往與卦辭相類以六五受天下之益而能以益天下爲心故也君以益天下爲心則臣亦無益其私家之念矣

君子之决小人亦必先之以自治先自治則能安於其位

而後可以進而治小人此夬卦告自邑之義也九四不中
不正不能當其位是不能告自邑自處於危如臀无膚然
百孔千瘡方自治之不暇而遽欲逞其剛躁以往治小人
則其行與三之獨行五之中行異矣何所利哉故曰其行
次且如大壯羝羊觸藩之羸其角耳惟牽制其觸藩之性
庶不為壯趾之窮然剛躁之人終不能信也夬四與陰同
居外卦姤三與陰同居內卦故皆急逞其剛不能牽制其
壯往之勢而不知自處之位甚危不可以有行也臀病則
股足無力已有瑕則傷人之義不得伸然姤陰在下我雖
不能制倘有二五能制之故无大咎與夬四觸藩之勢又

略典

姤遇也柔遇剛也遇字中有多少迎合窺伺之意深恐陽不能無取女之戒也　九二近陰而能制之故曰包有魚九四遠而無可制故曰包无魚然近則恐其或暱之也故曰不利賓即勿用取女之意夫之於婦主之於賓皆不可非其人也觀四之利用賓巽陰事陽於外姤二之不利賓巽陽備陰於內也遠則恐其或忘之也以爲无魚而可忽則陰乘之而起矣起則凶矣所謂有攸往見凶者也所謂蹢躅者也象曰遠民也陽爲君陰爲民以其爲遠民也而不之慮此所以爲无魚之凶也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二不

泄邇四不忘遠則陰無自起矣　詩云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婦人之足以生亂如危亡之機之忽自天降故九五覩一陰之在內為有隕自天之象有者危懼之辭也此其畏天命之志若蹈虎尾涉春氷未嘗一日而忘故曰志不舍命如此則陰亦何能為治亂之機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九二之義以謹人事九五之志以凜天命二者交盡可以制陰无難矣

萃卦以萃於九五為義而引之者則四也初四隔於二陰以至彼此或不相信於是初欲自達於五故曰其志亂言志在自媒則所以求萃於五者非正也由四而往則得其

正矣先號後笑勿變其終不信也六二不變其中之所守故必待四之引而後往六三則急於躁進故欲萃於五而有不遇之歎往而就四則可以漸進矣九四引天下之賢才以萃於五故曰大吉四居位不當而得衆爻之萃若不如是則必有背公植黨之咎矣九五萃有位而曰匪孚蓋有位而後可以萃天下之人然非所以孚天下也故萃之以位孚之以德若但以位則其志不通未得為光大故曰志未光也此見九五志在於德不徒恃有位也上六則斥遠在外不敢自安孤臣之泣與君之感悟而已此求萃之誠也

困卦義取諸坎剛揜剛中皆以九二爲受困之主九五九四君相之位當援賢人於阨窮之中者也九五知賢人在下爲羣小所困抑三在二上劓以去之初在二下刖以去之蓋求賢之志未得故不得不出於此至是而二之困於赤芾者乃得以徐來而中直一德有君臣相說之慶矣祭祀受福郊廟享格詩頌文王作人之盛而曰神所勞矣是也九四之來徐徐即九五乃徐有說之機皆指九二坎爲輪故有金車之象四與二雖不當相應之位而三陽同德有相與之道志在下者眞大臣之志與九五之志未得同其汲汲也金車亦紱四五欲以車服寵二而困於不能即

遇故九二亦困於命服紱紱之方來而未即至與三陰爻之自困於本象者何法同而道自別。

守正而遇困者正命也立乎巖牆之下非正命也六三困於石四五重剛如巖石然欲倚之以自庇此甚於立巖牆之下矣故曰非所困而困焉言非正命也故身危而名亦辱此妄行取困不能保其身名也三五家人不見其妻不能保其室家也上六亦欲依附於五以求安故有葛藟臲卼之象三陽之困困於遇三陰之困皆自困耳

或謂升德之地也以陰陽相與而上達之功成故二謀而四犨之五則而上收之升道成矣二比初陰在下不能耕

與有成而適以液其人欲之竇故井谷井谷則射鮒而已此徇人欲而流於汚下所謂下達者也井谷則無與甃之者矣甃微則无與收之者矣二不能擇所與故人亦無有與之者而本心之剛德遂亡故進德修業不可不擇人以相與有成也兩九二處坎體而其志上亨故有與井九二處巽體而其志下入故无與

或問震卦笑言啞啞爻辭多後字夫子曰後有則也後字之義如何曰後字與時然後言樂然後笑之意相似程子曰啞啞和適之貌心存敬懼則不疾言不苟笑從容和緩動中規矩所謂有則也惟後故有則惟懼故能後震來之

君子所以致福也敬懼不存則言動多肆矣言動輕忽之人臨事必喪其所守可不恐乎

蔡虛齋云震來虩虩以心言震驚百里以事言不喪匕鬯不懼也不懼由於能懼又云虩虩所以狀其震來也凡有所事者皆當懼懼便是震來也此言可謂得震之道矣初九之震來虩虩得震道者也六三之震蘇蘇與虩虩相反失震道者也勉之以震行无眚欲其以震道行之也故恐懼修省奮厲以有爲者震之道也六二之震來厲億喪貝六五之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此蔡氏之所謂以事言者也有震之心而後可以處震之事項氏曰二五之厲震之

恐懼也二五之億震之修省也然卦曰不喪而二五之用其億者或曰喪或曰无喪蓋以事言有宜於喪者有不宜於喪者人之不能棄其利而卒蹈危機者多矣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故喪貝者善於用其喪者也六五有事於宗廟社稷則不可喪其所守故夫子曰其事在中大无喪也大无喪對喪貝之小者言小者可喪大者不可喪以國家言則祭主事大以身言則心主事大造次顛沛不失其心蓋中有定主則大者无喪六五之其事在中中有主也上六之中未得中无主也中无主故索索矍矍與震來虩虩者異矣

漸卦二與四同功異位皆以柔而安三與五同功異位皆以剛而危蓋柔能順時而進剛則急於上進故爲漸陸漸陵之象如女子不能待時急於欲歸然或三歲不孕或孕而不育時未至而遽進亦何益哉夫婚姻不時禮儀不備男女多嫌而強暴侮奪狹邪窺伺之患往往生於其間者皆剛而得正故一則利禦寇一則終莫之勝然亦幾幾乎敗名喪節之慮矣若非在已急於自進使人見其隙微則亦孰得而窺伺之哉甚矣士之進取必以其漸不可不安於時不可不嚴於禮也

或問飲食衎衎何以爲不素飽曰素飽素餐似言平日志

在素飧疑非徒飽之義不素飽者言其素志不在溫飽也
六二漸磐飲食衎衎有從容自得之樂以其柔順中正能
飽乎仁義不慕膏粱非若三五剛躁漸陸漸陵其素志急
於求進也孟子不素餐分孰大於是亦言其志在於安人
國而不在於謀食非若小人貪祿不耕而取不獵而取
獸者可比也

或問豐卦爻象多不可曉曰豐卦雖取明動相資當以動
之資明為主故彖傳曰明以動曰宜照天下又曰天地盈
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言不可不明治亂
之幾也離三爻明體象賢人在下九四一陽主動於上六

五柔中之君而九四權臣擅動離爲日豐蔀蔽日象九四之蔽賢斗附紫垣斡運四方象大臣總百官綱紀日中見斗象賢人幽微極卒發動然四有陽剛之德能悔悟任賢資其明以爲動則有遇其夷主之吉故初九曰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初九得遇於四則四離當盛滿之數尚可无咎否則滿極招損必有過旬之災如日之昃月之食而亂生矣旬滿數也滿數不可過也六二之豐蔀即九四蔀之見斗即見四之任意興動也四疾之五疑之君非四有剛德五居中位雖有孚而發以發君哉九三與上六應豐沛者上六蔽之也見沬見上六之亂動也上六近習小人陰柔

亂動故象之以沬見斗見沬天下但知權臣之專擅近習之驕侈而六五之變成矣九四陽剛倘能遇其夷主而六二亦得以有孚發若上六陰象則闃其无人三歲不覿而九三亦終折其右肱而已近習之可畏如此故戒六五以來章有慶譽不寵嬖近習不偏信權臣而來致離明之章美則日中之盛可保也諸斗沛沫爻辭用韻鄭重歎息一卦之中三致意焉聖人之情見乎辭矣

渙九五渙汗其大號朱子語類謂人君號令當出乎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猶人身之汗出乎中而浹於四體也愚謂此義正可通渙王居之象爲一意王者居中御外德

威宜布渙王居者號令皆自中而出正見渙汗之足以洽於民心而萃天下之渙也

既濟亨小程傳謂既濟之時大者既已亨矣小者尚有未亨也由程子之意推之天下當全盛之時政事之大者煌煌成憲不至遽墜惟事之小者或往往視爲可輕無關於治亂之大内外百工狃於習見習聞縱侈以爲常怨咨不足患事叢脞而不謹民瘝寒而不通此小者之所以不亨浸淫日非以至於三綱漸淪九法漸斁而不之覺則大者亦亡矣此終止則亂之有所必至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故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泰而不驕保

治之道也故天下之既濟可危也以言乎保身則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小德出入即大德踰閑之機矣故一身之既濟可危也

未濟初二時地尚未可濟六三一體之交正當濟之時可濟之地一卦機會全在於此以其險柔不當恐或溺於宴安因循不濟故特惕之曰未濟征凶蓋濟之象以彼岸爲亨途若只在此岸轉輾遷徙左右前後無非險阻安往而不因乎因告以利涉大川去坎就離去險阻入光明若曰濟則征吉不濟則征凶勢無兩立此治亂之機君子奮發

有爲之時也聖人之情見乎辭矣　或曰未濟之濟以坎中一陽爲主六三乃當濟之時也其濟之則九二也未濟之先只輪待時至此地而利涉矣此終九二之象也

先儒謂聖人則圖書以作易自明以來非之者曰起歸震川先生謂聖人見轉蓬而造車觀鳥迹而製字後人惟車之制與詩之義是求而不當求之於鳥跡轉蓬然轉蓬固非車本鳥跡亦無書義謂之因此觸彼可也謂之一致同原則不可若圖書象數渾成與易卦同撰故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

洛書縱橫十五皆河圖中宮天五地十之變故一九三七

二八四六之十通於五一四六九二三七八之五與十五通於中五與十五而天苞地符之文著矣極之而一統六七統三九統四三統八生以錯克一統六二統七三統八四統九克以錯生而綜之於中五而太極陰陽四象五行之用著萬物生成終始之象具矣所謂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豈轉蓬鳥跡之可喻特龍馬龜文之說後儒神其事可不必信耳

尚書附義

歸震川先生考定武成只移厥四月至受命于周一段於萬姓悅服之下列爵惟五之上其餘悉照原文文勢甚順較先儒所定似爲勝之又云汪玉卿嘗疑甲子失序先儒以漢志推此年置閏在二月故四月有丁未庚戌本無可疑也愚按四月雖有丁未庚戌然庚戌已在二十一二日不得下文始云旣生魄是旣生魄以下十四字竟當如原文在王若曰之上只須移厥四月至大告武成共六十四字於列爵句上更爲了然耳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惟
先王建邦啟土云云王予小子其承厥志
厎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至罔不率俾
恭天成命肆予東征至用附我大邑周
惟爾有神至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
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廟邦
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
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金縢之禱卜卜武王之安也不得所禱則願以身代之禱意第一層代意是第二層故曰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許我者許其安也安則我尚得以璧與珪將事宗廟奉王與祭不許其安則我當以身代之不復得隨元孫入廟與祭當屏璧與珪以授召公諸人掌之言已不得收藏此祭器也蓋公實掌宗廟之器故云然若以許我爲許其代死則與上句卽命元龜不接代死何用卜卜代死則當以許代爲吉不許代爲凶何以卜吉已許而不代死乎且不許代死則屏璧與珪此又何等語乎故知卽命元龜是卜其安非卜代死也則許

我是許其安非許其代死也不許乃代死耳　或謂册祝之辭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於天下應接乃命於帝庭二節我乃屏璧與珪下應接予仁若考節不能事鬼神下應接以旦代某之身何作結很較明白或後人不得其解而諛竄之耳

洛誥一篇周公復王獻卜有繼太保大相東土之言蓋欲推功召公王但云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此專美周公欲其治洛也公見王無往洛之意故復告王當肇祀新邑已當齊百官從王駿奔有事今大典未舉乃即命記我為功宗僅欲以我作元祀主行大祭命之治

洛輔王悉統百官見或不免其朋之私徇私而往恐將有害如火焰灼漸不可絶蓋上文拜手數語特王答公之言此外必尚有命公之辭公既言此因請王順常道當行之事統在周百官往臨新邑顯揚有功終成大典又可因見百辟將事之誠與否以識其政事此實民彝久遠之賴不可以不勉也又言因此篤叙首功之人正父殆指召公如太公稱師尚父之比正父殆亦亞於尚父之稱召公始來相宅故當以篤叙予者篤叙召公以爲宗功使之治洛彼能不廢命裕民及遠而予可以明農退休公自知功應在召公上明農之言蓋亦讓召公真切之意也王於是允公

往洛稱秩元祀先以秬鬯二卣命公禋告先王而不允其讓公知不可辭乃拜手受命言王來相宅惇大典禮作周恭先成萬邦休美之績已當協百官輔王治洛作周孚先敬受明禋之命不敢宿留即以先告於文武祝王永命萬年能使殷民承叙也此篇周公請王至洛以重新都故史臣謹錄之留後之命辭而後受茲無斁於虞廷之交讓云書本義或不可知姑誌此以備一解

召誥嗚呼曷其奈何弗敬或當曷其字絕句承上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若此則憂患之來殆不可知嗚呼人君將何以處此哉疾敬之猶恐天命不可恃而奈何以弗

敬處之恭甚歎其可畏也爲其猶微子篇若之何其
虞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專就所用四游儀一層言之
則璿璣者內雙環即環內施直距受玉衡管者此環可東
可西隨日月五星所在以左右之環內之管可南可北隨
左右所値之日月五星以上下之故在之以璿璣而七政
之經度正矣在之以玉衡而七政之緯度正矣若合渾天
全儀而言之外雙環常定而不動者也次內環動而常有
定者也內雙環動而不定者也外雙環不動可以隨時見
中星而無待於察次內雙環以絜黃赤二道而以黃道二
至極南極北之處斜繫於環當隨二至日躔星度南北運

轉晝夜不息而內雙環之隨七政左右者必於此環之黄赤道得其經星之第幾度則璿璣者合內兩環之旋動者言之如謂玉衡貫內環而旋動舉玉衡而內環在其中則璿璣者次內環也每日左旋周天而過一度在之以璿璣而周天經星之度定矣在之以玉衡而日月緯星之度定矣三說俱無不可或因次內環之隨黄道運轉遂以璿璣爲周髀之北極璇璣其說突過前人然黄極雖不越次內環之中而其實則黄極黙運於天本無可察可察者二至之道耳二至之道既定則月與五星之出入皆定黄極者不過就冬至經度引而上之此亦無待於察者然則以在

璿璣爲黃極未知是否要當與先儒之說並存

虞書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二句疑似一例時有啟正月有晦朔正有終始日有虛盈必協之於一律有正閏度有長短量有大小衡有輕重必同之於一協之同之國不興政矣按五禮通考時月正日已分爲四然子丑寅三正之建昔人蓋有疑之者竊意三正如果迭建則其義特重又不應在時月之下與日之上詳味堯典命義和之後總之以朞法閏法二法正而民時定矣協時月者朞法也協正日者閏法也四時之啟正協十二月之晦朔協則一歲之朞法定矣然時月二者各不相謀故必審正與日以齊

之歷法必以日至爲始此歷正也至朔同日爲章首故左傳曰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正在初旬曰始中旬曰中末旬曰終正有此三者歷法雖履端於月初而月有朔氣中氣四時又以中氣在月中爲正故曰舉正於中日至在二十以後則逾其正而日之餘數多餘積則必有所歸於是希其月之虛日時之盈日而置閏於此正之年故曰歸餘於終三正之始中終協三百六十日之氣朔盈虛協則一章十九歲之閏法定矣時月正日四者相因而歷法乃成始非天地人三正之謂也往嘗作三正辨義不竟主此者古人遺經義理必不可易至於法度名物後世推

度考證多存其說以備闕疑夏書三正或即時月正日之正或非時月正日之正宜不可得而考即二者悉依蔡傳亦無害於義理也

詩經附義

或問詩雨無正以小序刺幽王之義觀之則如何曰言不懼裁也君不能修德以事天則浩浩昊天乃不駿其德不駿其德者不以君之德爲駿而厭其德也天厭其德於是咎徵見焉而降喪饑饉斬伐四國矣凡饑饉之故必由於雨暘燠寒風之不以其時而以其恆時者雨暘之正也恒而不時則無正矣言雨以該暘燠寒風或極備或極無無有得其正者見咎徵之可畏如此也當時詩人猶重洪範之學故下小旻章亦言肅乂哲謀聖此見武王之教猶有存者夫昊天疾威如此乃猶不知懼而弗慮焉弗圖焉弗

慮弗圖則不念庶徵者也則狂也僭也豫也急也蒙也五事八政三德無不攸斁而蒙之見於用人之害為尤大舍彼有罪與小弁句義同有罪者捨之俾得伏藏其奸慝而無罪者遂皆為所淪陷一舉網而盡之矣所謂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蒙之禍也是故周宗則除其族姓而使之無所依歸矣同姓之賢者受其害也正大夫則離其家室而莫念其勞勩矣異姓之賢者受其害也斯時在位者若三事大夫亦莫肯夙夜慮之邦君諸侯之入為卿士者亦莫肯朝夕圖之果其有人焉遇裁而懼念之夙夜念之朝夕庶幾勉王以式臧乎而柰何其覆出為惡則所謂王省惟

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者無有矣如何乎昊天也小人遂
君之言邪辟不貫使爲惡之行方靡所止君臣之間泄泄
沓沓不畏天災天亦誠無如之何矣我已成而小人不退
也饑已成而君子不進也徒使暬御之臣憂病日深而凡
百君子置之莫問焉此也唯唯諾諾彼也捷捷幡幡蓋莫
非讒諂面諛之人矣哀哉無罪而不能言者膺其瘁有罪
而能巧言者處其休夫巧言者之於仕是小人之使爲國
家菑害並至甚矣其棘且殆也將告於君曰此不可使也
則得罪於君矣君曰可使吾亦曰可使則譖者終不得伸
而怨及朋友矣朋友者離君之正靡所止之宗是也怨之

云何謂爾則既還秩於王都而得所止矣曰予則離居靡止而尚未有室家之聚也思之甚悲言之甚痛念爾昔亦嘗避出居之苦而今復得有室家之慶誰從使之蒞亦必有伸其無罪而爲之汲引者今乃不能爲朝廷伸善類乎上無以格君心之非下無以慰朋友之念坐視舉錯乖違災害日生詩人於此誠亦末如之何也已矣詩之本義雖不必如此然亦足見小序所增衆多如雨之說及韓詩篇首增雨無其極二句之說卽以雨字之義參之亦有可以無庸者矣

小雅巧言六章前三章傷已之害於讒而歸到惟王之卭

見讒人之亂國非獨已受其害于實終受其病也下三章

遂言其病王之實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

之惟大臣能為宗廟社稷計安危若他人之心豈有此哉

患得患失若毚兔之躍躍於前惟恐其易脫而思遇犬速

獲之為快鄙夫之惟利是視其心如此焉而已矣夫樹人

如樹木君子謀國之道也木外柔而中有質幹正直之人

也言外碩而心無愧恥孔壬之人也此豈可不心焉數之

哉今王之信彼將以彼為何人乎彼甘居下流無拳不能

有守無勇不能有為巧言無實亂之階也豈難知哉如既

微且尰之人瘴瘴潰敗之病已積於中而見於外此而以

爲有勇爾之勇幾何矣彼其所以爲利祿之謀者方將貪
忮不已求多於王爾之所以居心者又幾何矣惟無拳故
愈無勇小人喪其所守而本心之德盡亡固已彰彰可見
若此不待予之忖度也安得而不惟王之邛哉一曰他人
一曰彼何人愛君憂國疾之之混也
或問棫樸榛楛皆言作人而序以爲受祖何也曰言受福
本於得人也首章以旱麓榛楛比羣才之在下慕文王爲
豈弟之君子而咸願干祿於豈弟之朝也次章言羣才進
而受祿如玉瓚之受黃流蓋由文王爲豈弟之君子故能
畀之以祿錫之以福自上而降於下見文王之能親賢也

三章言羣才効用各展其能如鳶之飛於天魚之躍於淵豈非豈弟君子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乎此極言文王能得人之效也由是衆賢助祭於廟以人事神而祖考欣悅介之以景福焉是受福本於得人也且不特衆賢駿奔之盛而民亦樂供神燎蓋君能得人則民心服而神愈悅其受福亦愈大勞者勞其能勤於作人以服民也末言文王能得人以治民而事神若此則賢才日益親附如葛藟之施於條枚固結而不可解其求福非以為福也干祿非以為祿也豈弟之君子在上上下同心君臣一德以長保其治而無回邪之心故上能親下則下益親上此所以宏大祖

業而受福於無窮也干祿豈弟福祿攸降求福不回言衆
賢受福祿於文王也以介景福言文王受福於祖考也
又按棫樸旱麓二詩繫於緜之後緜之卒章代述文王親
賢之意曰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
禦侮曰有者重之之詞曰予者親之之詞葛藟之施言疏
附先後也左右趣之六師及之言奔走禦侮也武王亦曰
予有亂臣十人予有臣三千皆親之之詞也周之人才所
以盛與
或問周頌昊天有成命章自歐陽子以成王爲成王誦朱
子引國語證之後儒或未之信何也曰國語是道成王之

德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之語以爲成王誦固然矣節以爲成王業之義亦未嘗不可此所以或不信也然其下又云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又云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夫翼其上者言成王推本其成命於上天而翼之也讓於德者言成王之心以爲上天成命惟二后之德能受之已德不及二后不敢不畏天命畏祖考於以敬其百姓而不敢康也故曰翼上德讓而敬百姓翼其上讓於德句法比對甚明而韋昭注用賈唐諸說以爲二后能讓有德文理太曲而義不可通矣故朱子以國語證其爲成王誦此

無可疑者也苐疑其爲祀成王之詩則亦未知其確否葢此詩亦不見其必非康王郊祀之詩也夫祀天地者述其成命之重而因述其祖考受命基命之德以致其不敢不法祖考以敬天命之誠此於辭義似未爲不協古人簡質祭地而述天命亦未必不可或專爲祀天之詩亦不可知凡此等皆不可考並存之以備闕疑之數可也

或問周頌於助祭諸侯必尊之曰辟公者何也曰此疑爲稱其先公之辭非諸侯百辟之稱可比也周頌稱辟公者三其一烈文章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烈文似當爲頌其先公功德之稱如烈考文母之類非

必以施於助祭之人也首節言周自先公以來功德昭明實始錫茲祉福爲子孫無疆之休次節言文武遂成王業以崇大先公之緒故曰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此節舊邦新命之意邦不必大而王業克崇所謂地方百里而可以王今者念此戎功宜繼其序而皇之也末節言前王之德後人當思之而不忘也無競不顯皆爲狀之意不矜伐於天下而自世爲天下法則訓之守其言刑之守其行也維人即不顯維德之人維德即無競維人之德不忘非但子孫繼序之所宜然即四方百辟之來助祭者亦當思先世所以訓之刑之之故而不忘也此或祭先公先王或

祭先王而追其業之始於先公而崇於先王皆頌之體也

其二雝詩章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似言主祭者雝雝而來助祭者肅肅而至雝雝則奏假無言矣肅肅則時靡有爭矣洋洋乎黙相於上者辟公也穆穆然有事於下者新朝之天子也此武王初有天下而見其典禮之盛也於薦廣牡相予肆祀相予者先公也假哉皇考綏予孝子綏予相予文本一例言先公皇考來格來享也既右烈考亦右文母言辟公之相我後人即所以右我烈考文母享祀無疆也觀此二句則辟公者或即太王王季武王初時猶稱辟公與序曰禘大祖也大祖后稷或

以爲文王要於詩義皆可通也其三載見章曰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此成王即位諸侯新朝王率之以祭武王之廟祝其共保福壽因重言我國家多祜之所由致蓋自先公以來世烈所綏俾我先王緝熙於純嘏此以見王業之不易我與諸侯皆當思之而共守其永言保之之道以無失墜也凡此三詩之言辟公以屬於助祭之諸侯皆辭費而義終不明以之稱先公則辭義皆順天保之詩曰禴祠烝嘗于公先王然則頌詩固應有辟公前王之稱矣故辟公也者疑其非諸侯百辟之稱所得比也

詩經風字皆本屬侵韻如淒其以風實獲我心穆如清風

以慰我心歟彼晨風鬱彼北林之類今中原以北儘有呼風字為孚音反者韻書南人所為故遺之耳韻書斷不能備天下之音於是乎有叶韻凡韻之可叶者必其字各方本有之音也故叶字从口从十後人以意叶之則吳氏之失也

詩嘒彼小星維參與昴今參星最大於是有疑觜為參參為觜者然此二星大小懸絕度分相包平列二宿均屬可疑觜觿參星光芒雄大四角呼噏有擬伐之象恐是古之伐星而所謂伐星者乃參星也此星與昴星掩映略相類觜在伐上參在伐下無彼此相包之嫌其前後度分次序

井井亦不必更以參腹之第三星作第一距星以强就其觜前參後之次矣故參字从彡聲彡之本象在下與今伐星位正合其上三圈以象觜中間一大畫以象伐與象形亦正相似姑記此以備一說

禮記二則

或問禮記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二語可疑竊意此言毀瘠至於失形變貌而視聽終不至於衰耗形毀而神不毀也君喪哀毀乃性情之正故形損而神自固

喪服小記齊衰惡笄以終喪儀禮通解續惡上有帶字今注疏本皆無按鄭注有帶字解義又儀禮喪服斯衰章疏內引此文亦有帶字足證諸本皆脫去之誤

左傳一則

左傳大夫有貳宗今本杜註適子爲小宗次子爲貳宗陸德明音義爲小宗原本或作大誤此可見原本杜註猶近古宗法唐人不知反以爲誤遂以原本大宗改作小宗殊可歎也或曰貳宗即小宗與曰非也次子以下之宗再傳則亦五世而遷之大宗矣然皆非貳宗之宗也此以其助繼別之宗佐理家政故曰貳宗言宗爲主而此貳之也古人之文不可輕改如此

周官軍乘附義

周官六鄉軍制五家爲比五比爲閭總之以四閭一百家爲族族師掌之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五人爲伍五伍爲兩總之以四兩一百人爲卒謂之卒者軍制亦當用乘此蓋當爲一乘之卒也大約四兩之卒分布於乘車左右前後各得步卒二十五人伍長五人所謂五伍爲兩也閭胥四人爲兩司馬其三人當在車中前爲御左持弓右持矛各率其兩之卒其在後者將重車或四兩之卒更番前後而統之以卒長即族師也居則一族之師出則百夫之長故於六鄉諸吏中獨詳言合卒伍之事合者合二十伍

為一卒而成一乘也計每一乘步卒百人伍長二十人兩司馬四人卒長一人共一百二十五人而車之乘御定由是五族爲黨五黨爲州擬當總之以四州一萬家爲一鄉五卒爲旅五旅爲師擬當總之以四師一萬人爲一軍數以百成乃五相乘而總之以四得百凡乘之總皆以百計與四閭四兩之例同故曰百乘曰百兩一軍者百乘之總名也五乘爲一旅二十五乘爲一師四師百乘爲一軍若五師則多二十五乘其所以誤者當由大司馬職前有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一段或漢儒以四師卒止萬人改爲五師以合人數因而四州爲鄉四縣爲遂不得不

併畋爲五以合家一人之數然此殆當以萬人紀百乘之卒以二千五百人紀百乘卒伍之長非謂萬有二千五百卒也先儒謂比長閭胥族師皆農人之長有才能者雖命爲上中下士亦令其子弟受土田自耕而食非如在職之上中下士食民之賦稅此說近是凡一乘之中卒與長皆素相親愛之人其家同在比閭之閒故一鄉萬家之內又有此二千五百家一軍萬人之外必有此二千五百人可以合而紀之非若黨正州長有官田以賦其祿出則爲師爲將者比也然謂之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則可謂之五師爲軍則不可謂之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則可謂之五州爲

鄉則不可以其分隷於四州不得別爲一州分部於四師無從別爲一師也又四閭爲族八閭爲聯若五州爲鄉一百二十五族則不得八閭爲聯此亦一證也六遂亦然五家爲鄰五鄰爲里總之以四里爲酇故酇長亦詳言作民之法五酇爲鄙五鄙爲縣𨽍亦當總之以四縣爲遂與四州爲鄉之數同也然軍乘之詳究不可考姑記此以備闕疑之數耳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故天子之郊百里大國之郊五十里南昌龔畏齋師以鄉遂之法分大國次國小國四郊之遠近恰合孟子百里七十五十之數蓋次國二軍方七十里而足小國一軍方五十里而足也

邱乘之制則六遂以外都之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何先儒謂甸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將重車二十五人在後今以此數撥之大約每邱一甲士領步卒二十四人四邱之卒亦分布乘車左右前後其在後者將重車或亦四邱之卒前後更番相替其甲士本當是四人三人在車亦前御左弓右矛各領其一邱之卒其一人則領重車在後故有二十五人以四邱合一乘故曰邱乘稱人掌令邱乘之政令是也軍制左右前後各少步卒一人伍長一人此以四井四邑起數彼以五家五比起數重軍制也先儒或於魯作邱甲謂四邱本出

三甲今邱出一甲計三甸而增一乘或未必然四邱三甲士領步卒七十二人在車之前車之左右備有一甲士領步卒二十四人將重車在後共合一百人爲一乘無從更出一甲葢邱甲殆卽邱乘之別名合四邱之甲爲一乘也此本農民不常爲卒有事乃作之嘗爲齊難故作邱甲是因畏敵國而橫起四野之卒當春耕時輕動其民故書之作卽周官中作民之作非作新之作也未知是否姑以此備一說凡地制必約之以方方必約之以十里百里爲率故方十里爲成方百里爲同三分去一一成之地約可得一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一同之地約可得百甸六千四

百井合車一百乘諸侯封內除四郊以外約地幾同則可得革車幾百乘此但名之爲百乘而不得名之爲軍重軍制也

或問邱乘二井出卒三人每邱選一人爲甲士比閭則家出一人何也曰此疑井邑之民約計家出一人助耕公田故不常爲卒比閭之民則家出一人爲卒故不助耕公田也不耕公田故田不井授而以夫計非其地必不可井也推此意則當不復稅其粟入孟子國中自賦殆指鄉制外餘田如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之類井邑之田猶不能不出卒此國中餘田既一類皆不井授或井不

爲卒故十賦其一又較重於井邑之什一分而取一也小司徒井牧田野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其於萬民卒伍之下但言以比追胥以令貢賦而不言稅斂大約一則任地事而令貢賦則賦其地之所出一則比追胥以代貢賦而已故凡諸職所言可任者皆任其力役而未嘗及於任地事栽所任地亦似不及鄉遂此殆可證然則鄉之氓民與野之農民所以任之者固不同矣

周官井田附義

凡一井之內有遂有畎計三區爲一遂遂十畝爲一畎井之外據鄭氏樵謂九溝横通一洫一成有九洫一同有九澮則是井之四面得溝洫畛涂溝長一里洫長十里澮長百里川則以達於江河諸水而止各以川勢爲縱横故或南其畝或東其畝也然洫似太密溝似太短姑以意推之三區聯一遂長一里則溝或應長四五里而洫間一邑否則長二三里而洫間一邑如此則區面得遂遂聯三區井面得溝溝聯二井邑面得洫洫聯四邑成面得澮澮聯十成同面得川同內若或有自然之川則澮或止聯數成不盡以

百里為限也同面川則一同之內凡十澮而川納數十澮
成面澮一成之內凡四洫而澮納四十洫邑面洫一邑之
內凡兩溝而洫納八溝井面溝一井之內凡三遂而溝納
六遂然則井兩面得溝畛每二井相聯而兩側面得洫涂
也若溝長四里則邱面得洫一成內止二洫而澮納二十
洫此與十夫百夫之遠近又約略相似均可備闕疑之數
要之一井九百畝溝洫等項約不及三十畝之地一甸五
萬七千六百畝約溝澮等項不及一千九百餘畝也
三代井田溝洫皆禹跡孟子五十七十畝之數不能成方
先儒或以為公田之稅者近是但謂夏政寬簡稅止五十

殷政稍急增稅七十周政極繁畝盡稅之則非也殷人七十蓋嘗以三十畝爲廬舍園圃此諒亦三代所同夏制校歲之中量減一十畝之稅以爲常使八家歲貢之故龍子有多取不爲虐之說多取謂取足此公田內七十畝之入耳若什一之貢雖樂歲豈有可以多取者但凶年取盈亦必夏季如此殷鑒其弊於是儘此七十畝之入但借民力以耕之故謂之助然其季亦必有惰於公田者周鑒其弊又以此百畝盡予其民八家合作收則通計畝數大約除廬舍及園圃三十畝之外分其七十畝之入故謂之百畝而徹與助法似異而實同非盡稅百畝之入也盡稅百畝

則視魯宣公之稅畝爲加重宣公去公田之制而履畝十取一蓋於九百畝中稅其九十畝是穀出過於所藉七十畝之外故穀梁云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言此三十畝皆不取稅也今又履畝出稅則必稅及私田以足之民於是實止得十畝之居是宣公與民算及於井竈葱韭之微故曰公之與民爲已悉矣宣公稅九十畝尚爲民病立法之初烏有所謂周政極繁畝盡稅之者乎然此等古事要均未可深考姑以此備一說耳